



世界经典名著

欧洲国家短篇小说选

(十八)

卢娜 译

周平华 译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〔俄〕扎米亚京	
洪水	员
〔俄〕卡拉姆津	
苦命的丽莎	猿苑
〔俄〕符·迦尔洵	
红花	缘
〔俄〕亚·库普林	
冈布利努斯	苑
〔俄〕米·莱蒙托夫	
塔曼	员园
〔俄〕纳吉宾	
冬日的橡树	员源
〔俄〕列斯科夫	
珍珠项链	员远
〔俄〕瓦·阿克肖诺夫	
“胜利”(夸张小说)	员远
〔俄〕尤·特里丰诺夫	
最后的狩猎	员源

洪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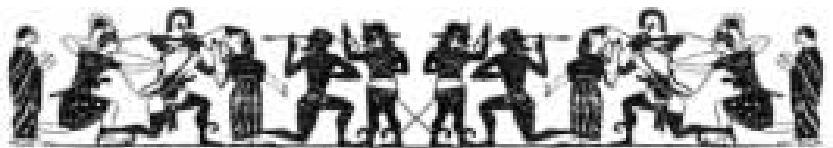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〔俄〕扎米亚京

—

瓦西里耶夫斯在岛周围的世界仿佛浩瀚的大海：在那个世界动过战争，后来又发动了革命。然而在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看管的锅炉房里，锅炉却依然同先前一样咕隆咕隆响着，压力计也依然指着 五个大气压。只有烧的煤与先前不一样了：先前烧的是从加的夫运来的煤，而现在烧的是顿涅茨煤区运来的煤。这种煤容易碎，黑色的粉末到处飘，无孔不入，并且一旦沾上就怎么也洗不掉。家里的一切仿佛也在不经意之间蒙上一层这样的黑色粉末。可是，从外表看来，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。家里同过去一样，没有孩子，只有两口子一块儿生活。索菲娅虽然已年近四十，整个身体却依然那么轻盈、庄重，就似一只鸟；她那好像对所有人都紧闭的嘴，在夜间还和从前一样会对罗菲姆·伊万内奇张开——不过总是不是那么回事。“不是那么回事”是什么意思——眼下还弄不清，还难以诉诸言语，加以明确。这件事首次用语言表达出来是在后来，秋天的时节，索菲娅记住了：那是在一个星期六的夜晚，当时吹着风，涅瓦河水在上涨。

那天白天，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发现锅炉上的测水表管

— 员 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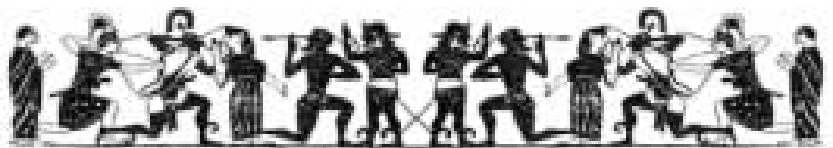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

破了，得到机械车间的仓库拿一只备用的来。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去过机械车间了。当他走进车间时，他以为走错了地方。原来这里的一切都不停地动来动去，叮叮当当地响，嗡嗡地叫着，唱着，——仿佛在一座钢铁树林中风吹动着一片片钢叶。现在这座林子里是寒秋，传送带在啪嗒啪嗒地空转，只剩三四台机床在打盹一样的转动，有个什么垫圈不断发出单调的尖叫声。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突然感到不舒服，就像站在一个不知挖来干什么用空坑边沿上产生的那种感觉。他急忙离开那里回锅炉房了。

傍晚他回到家——还感到不舒服。他吃过午晚躺下来休息了一会儿。当他起来时，一切都已过去了，被忘掉了——只是仿佛做了一个梦或是丢了一把钥匙，至于到底是什么梦，丢了开什么的钥匙——却怎么也记不起来，到夜间他才记起来了。

一整夜风从海边刮来，往直拍打着窗户，玻璃嗡嗡作响，涅瓦河水在上涨。人的血液也在上涨——好像以无形的脉管与涅瓦河相通。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在黑暗中用手触到了她的膝盖，同她长时间地亲热。但这次依然不是那么回事，是一个坑。

他躺着，风吹打着玻璃窗，发出单调的嗡嗡声音。他恍然大悟，猛然想起来了：垫圈，车间，空转的传送带……“就是这个，”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发出声来，“什么？”索菲娅问。“你不生孩子的话，就是这个。”索菲娅也知道了：是呀，就是这个。她还知道了：假如她不生孩子，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会从她内部抽身离开，就像水从干裂的木桶里漏掉那样，他会不知不觉地从她内部一滴一滴地淌起来，直到流



光。在他们家穿堂门背后就放着一个这样的木桶。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很早就想给它安上一个新箍，但一直没有时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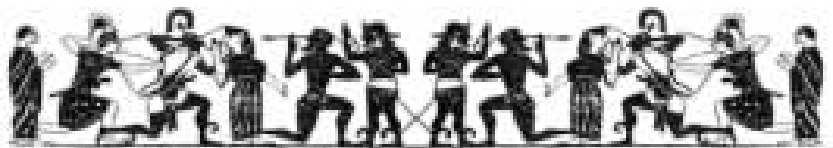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夜里——可能是快开亮的时间——门大敞开，砰地一声猛击在木桶上，索菲娅便从家里跑了出去。她知道完蛋了，已经无可挽回。她呜咽着放声大哭，向斯摩棱斯克原野跑去，在那里有人在黑暗中划燃火柴。她绊了一下，跌倒了，两手按在湿乎乎的什么东西上。这时天亮了，她发现自己两只手上满是血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问她。索菲娅醒了过来。她身上的确有血，但这只是她自身的普普通通的妇女的血。

以前每到这种日子她只不过行走不便，脚发凉，人不高兴。而如今，好像每个月她都要受一次审判，她在等待判决。每个月到日期逼近地，她就睡不着觉，她害怕——可又希望日期快点到来：万一这次月经不来呢——要是忽然发现她已……但一直什么事也没有，她身体里面只有一个洞，空空的。已有好几次她发现：当她关夜羞答答地小声呼唤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，要他朝转过身子来时，他却假装睡着了。于是索菲娅就又作那个梦，她孤身一人在黑暗中奔向斯摩棱斯克原野，叫出声来，到了早上她的嘴唇便闭得更紧了。

白天太阳像鸟儿盘旋一样，不停地盘旋在大地上空。大地赤身裸体地躺着。到日暮时分全斯摩棱斯克原野雾气腾腾，好像一匹全身发热的马。四月里的一天，墙壁变得很单薄，可以清楚地听见院子里孩子们在叫喊：“抓住她！抓住呀！”索菲娅明白“她”——是指木匠的女孩甘卡；木匠就住在他们楼上，现卧病在床，得的可能是伤寒。

— 猿 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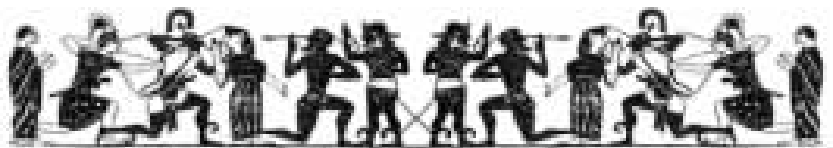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索菲娅走下台阶，来到院子里。甘卡抬着头朝她这边飞奔而来，邻居家的四个男孩子紧跟在她后面追。甘卡看见索菲娅，就一边跑，一面回头对身后的男孩们不知说了句什么，然后她自己便从容不迫地走到索菲娅面前。甘卡浑身直冒热力，她急促地喘着，能看到她那有一颗小黑痣的上唇在颤动。“她有多大了？十二岁、十三岁……”索菲娅暗想。这刚好是当年她出嫁时的年龄，如果她有个女儿，现在就跟甘卡一样大。可甘卡是别人家的孩子，她索菲娅生孩子的机会被谁偷走了……

突然她肚子里有什么东西缩紧了，往上冲，撑着心脏。索菲娅忽然厌恶甘卡身上发出的气味，厌恶她那微微翕动的有颗小黑痣的嘴唇。“女医生看爸爸来了，他没有知觉了。”甘卡说。索菲娅看见甘卡的嘴唇颤抖起来，她低下头，多半是在啜泣。索菲娅马上感到又羞愧又可怜，心痛了。她将甘卡的头抱住，紧贴在自己胸前。甘卡呜咽了一声，挣脱出来，向院子里的一个阴暗角落跑去，几个男孩子也跟在她身后一溜烟跑了。

痛楚像一截断针插在心中什么地方，索菲娅带着这痛楚回身去木匠家。女医生正在房门右侧的盥洗盆前洗手。她乳房高耸，高鼻子，戴着一付夹鼻眼镜。“喂，他怎样？”索菲娅问。“能拖到明白，”女医生高兴地答道。“又要给咱们添活儿了。”“添活儿……什么活儿？”“什么活儿：要少一个人了，咱们就得多生孩子呗。您——有几个？”女医生胸前一个纽扣散了，她要扣上，却扣不上——她笑了起来。“我……没有孩子”索菲娅没有立刻答复，她觉得羞于启齿。

第二天木匠就死了。他是个鳏夫，家里什么人也没有

— 源 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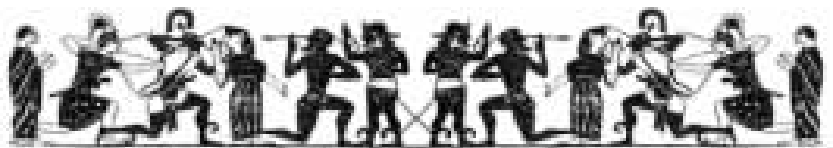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

了。过来了几个女邻居，站在门口小声嘀咕，后来，其中一个裹黑头巾的说道：“怎么样，好人们，就这么干站着？”说着她就动手摘下头巾，把别针含在嘴里。甘卡一言不发地坐在自己床上，一双细腿，光着脚丫，那模样挺可怜的。她膝盖上放着一小块没有动过的黑面包。

索菲娅下楼回到家里，她必须准备午饭吃的东西——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快要回来了。她把一切准备好了，就开始摆桌子，这时天已快晚，一颗抑郁的孤星刺破了并不坚固的天空。楼上传来砰砰的关门声：看来女邻居们已经收拾完毕，各自回家去了，而甘卡可能坐在床上，膝盖上放着一块面包。

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回来了。他站在桌旁，宽身架，短腿——他的腿好像齐脚腕子掉进了地里。“木匠已经死了，”索菲娅说，“啊，死啦？”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漠不关心地顺口问道；他正在从袋子里往外拿面包，面包可是比死亡更不平常，更少见。他低下头，开始细心地切面包片，这时索菲娅好像所有这些年来第一次看见他那被烧焦的、面目全非的脸，他那茨冈人的脑袋上如同撒了一把盐一样的密密麻麻的白发。“没有了，不会有了，不会有孩子了！”索菲娅的心突然发出绝望的喊声。当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拿起一块面包的时候，索菲娅霎时间感到身在楼上：甘卡一个人坐在床上，膝盖上放着一块面包，春天的星有针尖那么细，向窗里看，白发、甘卡、面包、空荡荡天空中的一颗孤星——所有这一切融合成一个整体，它们相互之间有某种神秘莫测的关系，于是索菲娅出乎自己意料之外，突然说道：“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，我们把木匠家的甘卡带回来，就让她做我们的……”

— 缘 —



她说不下去了。

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不胜诧异地看了她一眼，然后她的话穿过煤灰进入他的内心，他开始露出笑容——慢慢地，和刚才解开面包口袋一样缓慢。当他完全露出笑脸，他的牙齿闪闪发光，他的脸焕然一新，他说：“你真是好样的，索菲娅！去把她领来，面包足够三个人吃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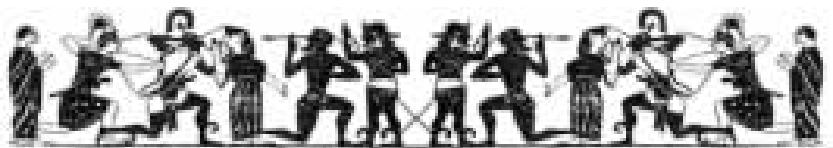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这天晚上甘卡就睡在他们家厨房里了。索菲娅睡在床上，听她在长凳上翻来覆去，后来就发出均匀的呼吸声，索菲娅心想：“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”——然后就睡着了。

二

孩子们在院子里作的已是全新的游戏：“捉高尔察克”。一个人当“高尔察克”，躲起来，别的孩子就找寻他，找到后就敲着鼓，唱着歌，用木棍当枪把他毙掉。真正的高尔察克已经被枪毙了，现在谁也不再吃马肉，铺子里有白糖、胶皮套鞋、面粉卖。工厂里的锅炉烧的依旧是顿涅茨的煤，不过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现在把胡子刮光了，煤尘容易洗干净了。多少年以前，直到结婚之前，他是不蓄胡子的，现在他好像回到了那个年代，有时甚至和以前那样笑，露出白白的牙齿，像手风琴上的白琴键。

每逢星期天，他和甘卡都呆在家里，就会发生这种情况：甘卡小学快毕业了，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一定要她大声读报。甘卡读得又快又卖力，但把一些生词随意胡读：“通员，“可以局”。“什么，什么？”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不禁哈哈大笑起来，问道。“可以局，”甘卡毫不在意地又说了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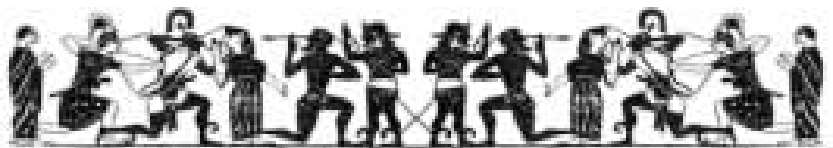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— 远 —



遍。后来，她说道，昨天她们学校调来了个新老师，对她们讲解说，在地上有体，在天上也有体。“什么体呀？”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忍不住了，插嘴问道。“什么？就这呗！”甘卡用手指戳了戳自己在衣服下尖挺起来的胸脯。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再也憋不住了，笑声从他鼻子里、嘴巴里发出来，就像充满压力的锅炉里蒸汽从安全阀门喷出来那样。

索菲娅一个人坐在一旁。科艺局啦，天体啦，甘卡和报纸啦——所有这些对她来说都同样的不可理解和不可及。甘卡只跟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有说有笑，只要她和索菲娅两人单独呆在一块，她就一言不发，她生炉子，洗碗，和小猫说话。只偶尔她那双碧绿的眼睛渐渐集中注视着索菲娅，显然心里在想关于她的什么事，不过到底是什么呢？那些猫就是这样看着你的脸，心里想着别的事的——你会忽然觉得它们的绿眼睛、它们那不可理喻的、陌生的、猫的思想很有点令人害怕。索菲娅匆匆披上短外衣和头巾，便上别的其他地方去了——去小铺、教堂，或干脆走到一片漆黑的马雷大街上去——只为了避免跟甘卡两人单独呆在一起。她从没有结冰的黑乎乎的水沟旁走过去，从用盖屋顶的洋铁皮瓦做的围墙旁走过去，她感到冬意逼人，心中空荡荡的。在马雷大街上教堂的对面，有一座也空荡荡的房子，窗户都已腐朽。索菲娅明白：那座房子里永远不会再有人住，永远也不会听见孩子的欢笑声。

十二月的一个傍晚，她走近了那座房子。她想和平时一样，连瞧也不瞧一眼就马上走过去。可是就在她快步走过之际，就像鸟儿看见东西那样，她眼角瞥见空窗子里有光亮。她停下脚步：这不可能！她转回身去，从窗子上的一个窟窿



往里看。在屋子里，在碎砖块当中烧着一堆火，周围围着四个衣衫破烂的男孩。脸对着索菲娅的一个黑眼睛的男孩，大概是茨冈人，正在跳舞，露的胸上一个银十字架在跳摆，他的牙齿闪闪发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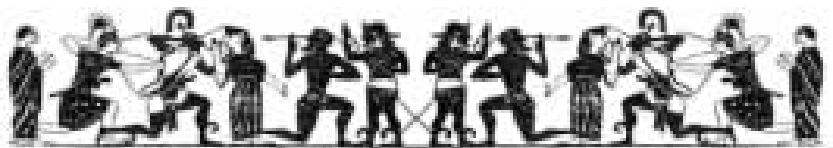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空房子变得生气勃勃。小茨冈人有点像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。索菲娅突然觉得，她也还生气勃勃，一切还都可以改变。

她兴奋不已，走进了街对面的教堂，从一九一八年特罗菲姆同工厂里其他一些人一起上前线那时候起，她都没有来过教堂。在教堂供职的依旧是那个矮小的、像长满苔藓的、白发的神甫。教堂里的歌声使人感到温暖，令冰块融化，冬天消逝，前面的黑暗中点燃了一支支蜡烛。

索菲娅回到家后，很想把全部都告诉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，可是所谓全部究竟是什么？这会儿连她自己都不明白了，她只说了一句：到教堂去来着。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笑起来：“你还去老教堂，至少要去新生教会人士那里啊，他们的上帝——不管怎么说好像有党证的。”他向甘卡挤了挤眼。他眯起一只眼，没有胡子，脸上就露出一副调皮相，跟那个茨冈小男孩一样，牙齿很多，既快活又贪婪。甘卡坐在那儿，脸蛋红扑扑的，她藏起目光，只皱着眉头用她那碧绿的眼睛稍稍瞟了索菲娅一下。

从那天以后，索菲娅经常去教堂，直到有一天一名新生教会的新神甫带着一帮人来到那里。这个新生教会的神甫是个红褐色头发的大高个儿，穿一件小一截的长袍，活像个穿上便装的士兵。白发老神甫叫道：“我不给，不给！”说着就抓住对方，两人滚到教堂门前的台阶上，不知是谁的拳头在

— 愿 —



人群中晃动，像旗帜似的。索菲娅离开了那里，从此，以后再没去过。现在她乘车去奥赫塔，鞋匠费奥多尔——他头顶有黄色的秃顶——在那里布道，宣讲《第三约书》。

这一年春天姗姗来迟，圣灵降临那天树刚刚开始发芽，肉眼难以发现树上苞芽在微微颤抖和绽开。傍晚暮色不浓，很明亮，燕子穿梭般飞来飞去。鞋匠费奥多尔正在宣读最后的审判即将来临。他头上的黄色秃顶冒出大颗的汗粒。露出疯狂神色的蓝眼睛闪闪发光，叫人没法挪开视线。“不是从天上，不是的！而是从这里，从这里，从这里！”鞋匠全身战抖拍打着自己的胸膛，一下扯开了身上的白衬衫，露出黄色的皱巴巴的身体。他乱抓自己，像扯衬衫那样抓破自己的胸膛——他出不过气来，发出一声绝望的最后的喊叫，便趴的一声倒在地板上，抽起羊癫风来。大家很快离去，只剩下两个女人在他身边，集会没完就收场了。

鞋匠那双透着疯狂的眼睛使得索菲娅浑身紧张，就像树上的苞芽一样，她就这样回家去了。门外没有钥匙，但门是锁着的。索菲娅知道了：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和甘卡到什么地方玩耍去了，可能要到十一点左右才会回来——是她对他们俩说的，十一点我前不要等她。是不是到楼上去坐一下，等他俩回来呢？

如今楼上住的是别拉盖娅和她丈夫，一个马车夫。在窗子外面就听见别拉盖娅在对她的小孩儿讲话：“阿古—阿古—阿古纽什卡……这样就对了，这样就对了！”不能进去，现在没有气力走进去看她和她的孩子。索菲娅在木台阶上坐下来。太阳还很高，天空亮晶晶的，就像鞋匠的眼睛一样。不知从哪儿飘来热烘烘的黑面包气味。索菲娅记起来了：厨

— 怨 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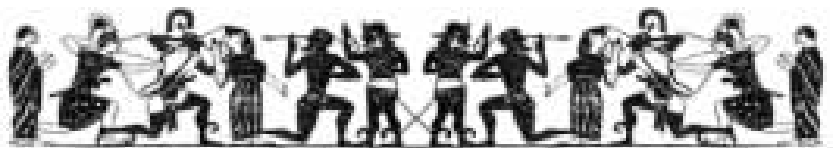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房窗子上的插销断了，一定是甘卡忘了把窗子关好——她老是忘记做这件事的。那么，能从外面打开窗户，爬进屋去。

索菲娅绕到屋子后面，窗子果真没有拴住。索菲娅毫不费力便打开窗子，爬进了厨房。她心想：这个样子谁都可以爬进来——说不定已经有人爬进来了呢？从隔壁房间里传来哗啦哗啦的响声。索菲娅站住不动了。四周一片沉寂，只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，她的内心和外部世界都一片沉寂。索菲娅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踮起脚尖，开始往前走。她的衣裙挂了靠墙放着的熨衣板，那板子很响地倒在地板上。隔壁房间里马上响起啪嗒啪嗒的光脚丫走动声。索菲娅低声叫了一声，便向窗户退回去——快跳出窗子——呼救……

但她什么也没来得及做：甘卡堵在厨房门口，光着脚丫，只穿了一件被揉皱的粉红色衬衫。甘卡马上呆若木鸡，面对索菲娅，她的嘴巴和眼睛都圆圆地睁大了。然后，她整个身子蜷缩成一团，就像一只猫见人扬手要打它一样，她大喊了一声：“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！”便转身跑进房间去了。

索菲娅拿起熨衣板，把它放回原处，然后坐下了。她身上什么也没有了，没有手，没有脚——只有一颗心脏，像鸟在空中翻跟头的往下掉，一直往下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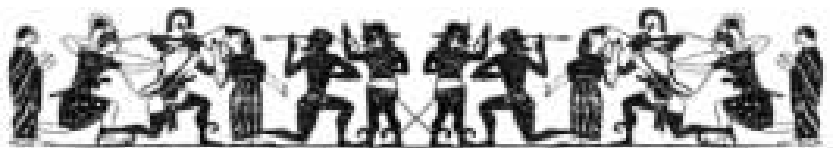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差不多与此同时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走了进来。他穿着衣服——显然他没有脱过衣服。他在厨房当中站住了，大脑袋，宽身架，短腿——他的腿好像齐脚腕子掉进了地里。“你……你怎么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？”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一说出口，就自己也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要说这话，怎么说这话？但索菲娅却没听见，她的嘴唇直抽搐——像牛奶面上已经凝结的奶皮那样起皱。“这是什么意思，这是什么意



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索菲娅一口气倒出来，眼神瞧也不瞧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。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整个脸都皱了起来，他藏进自己内心的某个角落，一言不发站了足足一分钟。然后从地里抽出自己的双脚，到隔壁心间去了。在那里，甘卡已穿好衣服，穿着短筒靴橐橐地来回走动。

世上所有都照常运转，总得活下去啊。索菲娅备好了晚饭。和平时一样，由甘卡端上桌子。当她端来面包的时候，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一回头，磕了一下，面包掉在他膝上了。甘卡哈哈大笑起来。索菲娅看了她一眼，两人四目相对，在这一刹那两人都用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新眼光注意了对方。索菲娅感觉到自己身子里一个什么圆滚滚的东西从肚子，从下腹慢慢地往上升，后来越来越热，上升得越来越快，她呼吸急促起来。她不能再看甘卡那淡褐色的刘海和嘴唇上的黑痣——她要立刻大声喊叫，和鞋匠费奥多尔那样；或者立刻有所行动。索菲娅垂下了眼睛，甘卡冷笑了一声。

吃过晚饭索菲娅洗盘子，甘卡站在边上用毛巾擦干。这事没完没了，这可能是整个晚上最难过的一段时间了。后来，甘卡回厨房睡觉去了。索菲娅开始铺床，感到自己身体里五脏六腑都在燃烧，使她颤抖不已。这时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转身去，对她说：“替我把床铺在靠窗的长凳上。”索菲娅把床整好了。半夜，当她停止翻来覆去之后，她听出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爬起来，到厨房找甘卡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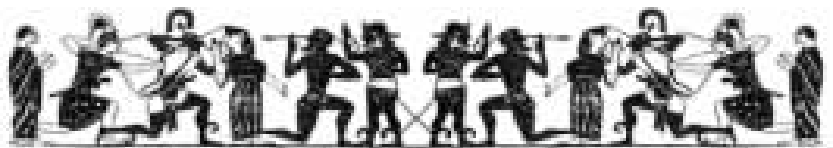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

三

索菲娅的一个玻璃罐倒扣在窗台上，一只苍蝇不知怎么也扣在里面了。它无处可逃，但一整天仍然在罐里不断地爬来爬去。太阳烤得玻璃罐里充满一种漠然的、缓慢的、稠密的闷热，整个瓦西里郁夫斯基岛上也充满着这样一种闷热。一整天索菲娅还是走来走去干活儿。白天常常乌云密布，沉甸甸的，眼看着头顶上方的绿玻璃就会爆裂开，暴雨最终会冲破裂口，倾泄下来。但乌云无声无息地散开了，入夜，玻璃变得更厚、更沉闷、更严密。谁都没有听见，夜里三个人不同的呼吸声：她——把头藏在枕头里，为的是什么也听不见；另外两个人——穿过咬紧的牙关发出贪婪的热烈的呼吸声，就像锅炉喷嘴一样。

每天早上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都去工厂。甘卡已从学校毕业，便在家和索菲娅两人呆在一起。她与索菲娅离得不远：索菲娅现在是从很远的什么地方看见和听见甘卡、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和她周围的一切。她从那遥远的地方嘴唇不张开就向甘卡说话：把厨房扫干净，把黄米洗干净，去劈柴。甘卡就去扫厨房，洗黄米，劈柴。索菲娅听见爷子劈柴的声音，明白这是甘卡，就是那个甘卡，不过她离得很远很远，看不见。

甘卡总是把两个圆滚滚的膝盖大分开，蹲在地上劈柴。有一次，不知什么碰巧了，被索菲娅看见了——看到了她的膝盖，她那稍稍卷过一下的淡褐色刘海。她的太阳穴猛地扑扑跳动起来，她急忙转过身子，瞧也不瞧甘卡，说道：“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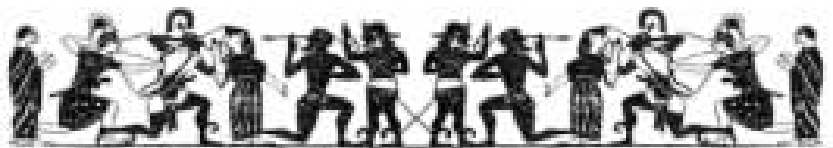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

自个儿……到外面去吧。”甘卡理了一下刘海，高兴地跑出去了，一直到午饭前特罗菲姆立刻就要到家的时候才回来。

此后，她每天上午就出去了。住在楼上的别拉盖娅有一回对索菲娅说：你们那个甘卡跟一些男孩子总往一所空房子跑，你们可得盯着她点，不然这丫头会跑出事来。索菲娅听了思索道：“这事得转告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。”可是等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回来之后，她感到她嘴里说不出“甘卡”这个名字。她向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什么也没有说。

整个夏天都像玻璃似的呆板，没有眼泪，干燥的乌云让人感到压抑，如今夏天终于过去了，不过秋天也同样干燥。在一个天空湛蓝、暖和得不像秋天的日子，从早上风就从海上吹来。透过关闭的窗子，索菲娅听到一声轻飘的绵软的炮声，紧接着就是第二响，第三响——想必是涅瓦河水上涨了。甘卡、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都不在，就索菲娅一人在家。炮声又软绵地撞了一下窗子，风吹得玻璃嗡嗡响。楼上的别拉盖娅跑了过来——气喘吁吁，身子上宽下窄，全身大敞开，冲索菲娅喊到：“你怎么，疯了吗——还坐着？涅瓦河水都漫过岸了，马上就会淹掉全部。”索菲娅随着她跑到院子里，风在呼啸，像一幅布似的马上把她全身裹住。她听见：不知哪儿门在砰砰作响，有个女人在呼叫：“小鸡赶快把小鸡找到一起！”头顶上，风刮来一只翅膀大张，斜身快飞的大鸟。索菲娅突然觉得心头舒服多了，好像这一切正是她所需要的——刮起这样的大风来，席卷一切，扫荡一切，淹没一切。她转身迎风站立，嘴巴大张，风呼呼响着灌进她嘴里，牙齿发冷，怪舒服的。

索菲娅由别拉盖娅帮着，把自家的被褥、衣服、食品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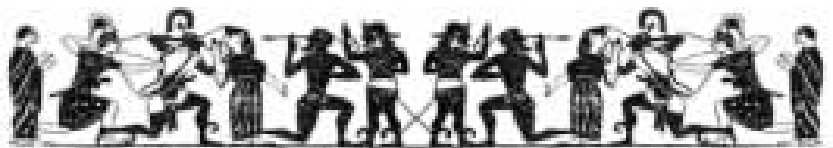


椅子全都转移到楼上。厨房已经搬空了，只剩下放在屋角的一个描花箱柜。“这个呢？”别拉盖娅问她。“这个……是她的。”索菲娅答道。“她的——哪一个她？是甘卡吗？那你为什么让它留在这儿？”别拉盖娅扛起箱柜，用她那突起的大肚皮顶住，上楼去了。

大约两点左右，楼上的一块窗玻璃被风吹掉了，别拉盖娅赶快跑过去用枕头捂住，突然她嚎哭着叫道：“我们完了……老天爷呀，完了！”说着一把抱起孩子来。索菲娅往外一望，只见街道上绿水奔流，被风掀起层层鳞波；不知谁家的一张桌子飘在水上，慢慢地打转，桌止了坐着一只带褐色斑点的白猫，它张着嘴，也许是在喵呜喵呜地叫吧。这时索菲娅虽然绝口不提甘卡这个名字，心中却正是想起了她，不禁怦怦心跳不停。

别拉盖娅正在生炉子。她在炉子和孩子之间，炉子和索菲娅面向的那扇窗子之间来回跑动。对面一座楼的一层，有一个通风小窗是开着的，此刻可以看见那扇小窗被水冲得摇晃不停。水还在继续上涨，水上漂过圆木、木板、干草，后来有一个圆乎乎的东西一掉而过，好像是人头。”可能我的安德列，你的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都已经……”别拉盖娅话没说完，泪已滚落下来，眼泪畅快而自然地往外涌个不停。索菲娅不禁对自己感到吃惊：她这是怎么啦——好像忘了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的存在，这段时间她都只想到一个人，她，甘卡。

两个人——别拉盖娅和索菲娅——先后都听见院子里传来人声。她们跑进厨房，跑到窗子面前。院子里漂着一条小船，正推开木柴漂过来，船上立着两个什么人和没戴帽子的



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。他身上的棉坎肩外面套了一件深蓝色短上衣，风从一边将上衣吹得紧贴在身上，而将另一边上衣扬起，看上去他的身子似乎从当中被劈成了两半。那两个人不知在问他什么，小船马上绕过房角到后面去了，一块块木柴相互碰撞着，随着小船漂去。

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齐腰以下湿漉漉的，跑进厨房来，身上的水直往下淌，他却浑然不知。“她呢……在哪儿？”她问索菲娅。“早上就走了。”索菲娅说。别拉盖也心里清楚，这是在说谁。“我早就和索菲娅说过……这下子不是叫她给赶上了么，这会儿没准在哪儿漂着呢……”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转身面对墙壁，用手指在墙上划来划去。他就这样立了很久，水从身上往下淌，他一点都没感觉到。

快到傍晚，水已经退去，别拉盖娅的丈夫回来了。吊灯下面，他那结实而成熟的秃顶亮光光的，他讲述道，一个带着公事包的先生在自己家门洞里划着臂游水，几位太太飞跑时裙子越提越高。“淹死很多人吗？”索菲娅没抬头，问道。“可多了！成千上万！”马车夫眯着眼睛答道。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蓦地站起来，说道：“我走了。”

但是他哪儿也没有去，门打开了，甘卡站在门口。衣服紧靠在她胸上，膝盖上，她浑身满是泥浊水，但眼睛却熠熠生辉。特罗菲姆·伊万内奇开始缓缓地露出皮笑肉不笑的不怀好意的笑容。他走到甘卡面前，抓住她的一只手，把她拉到厨房里去了，并顺手紧紧关上了门。可以听见他咬牙切齿地朝甘卡说话，并开始扁她，甘卡呜呜地哭起来。后来哗啦哗啦的泼水声持续了好一阵，甘卡又摇着额前的刘海，高高兴兴地回到房间里来了。

— 员缘 —

